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目錄

欽天監

太常卿掌監事

吳昊

光祿少卿掌監事

華湘

監正

黃愷

監副

貝琳

博士

朱格

附

張陞

張中

皇甫仲和

胡弘

周述學

全寅

廖均卿

目錄終

刊行

皇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七十九

欽天監

太常寺卿掌欽天監事吳君昊墓志銘

費宏

君諱昊字仁甫姓吳氏其先居撫之金谿宋以來代有顯者六世祖名德始徙臨川之稠源高祖諱友恭曾祖諱彥成俱以隱德聞祖諱永昌封欽天監五官靈臺郎父諱英精於曆象學仕至春官正食五品祿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母楊氏贈恭人君生於京師少穎敏有志科第兼通詩易既連試有司

不利乃用其家學補天文生成化間鄱陽童公士昂以太常少卿蒞欽天監事獨器君稠人中薦爲五官保章正數年陞秋官正又陞監副弘治二年陞監正當是時 敬皇帝新服厥命奉天勤民諸卿監皆出慎選君感激思奮勉於其職朝廷有大禮決擇時日必躬自校覈不以委人或乾象告異必直書以奏無所諱飾曰吾無以報 上於此盡吾心焉耳寮屬有缺必其人而後薦之故監之額員未嘗備先是諸生以世業故多狎玩其官長漫無體統及君嚴立條教衆乃肅然觀象臺舊制渾儀黃赤二道交於奎軫與

製渾儀

今之四正戾其陽經南北軸不合兩極出入之度緯東西窺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故雖設而不用所用簡儀則郭守敬之遺制也而北極雲柱差短以測經星去極亦不能無爽君言授時曆元起至元辛巳今已二百一十年天與歲行差三度餘矣儀象於觀天最急失今不改恐漸疎而謬詔下禮部議如其說製木樣測驗久之乃鑄爲新儀更二道環交於壁軫其經緯雲柱自是皆與天合陰陽人素無月廩貧不自存君請視醫生量勞逸差其斗食且復其身勿事而天文生又復其家一人其廩食亦加於舊焉印

曆紙取諸外郡郡徵銀入市於京姦民牟利欺公費
多而用不給部奏君酌定其價及官爲收買例於是
宿弊頓除歲有寬剩君之孜孜職事皆此類也十年
以監正秩滿進太常寺少卿正德元年以少卿秩滿
又進太常寺卿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邸第
年六十有三其蒞監事者二十年忠勤廉慎始終如
一大夫士重其人莫不惜之君居家孝友中憲公與
楊恭人之歿拘於例不得終喪服墨衰未嘗廢禮事
其兄昭甫恭甚待羣從子弟人人有恩處親故必歸
於厚其爲監副時監正適缺衆以屬君於是童公休
退久矣君疏其賢不可及遂復詔用及童公以南宗
禮部尚書再乞休退又嘗以俸餘餽之是皆流俗所
難得者銘曰天行至健理最玄七政列舍相迴旋明
時察變職守專土佐哲后承乾元在古有訓命猶然
太常處位多歷年清臺雜譽誰能肩先皇奉若心乾
乾職思修補敢弗虔官非旅進惟其賢今不可作歸
新阡爲勒銘詩納重泉庶不朽者常流傳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專 實錄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華湘奏歷代治曆更不一不數世輒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所致勝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迄今不同是以正德戊寅日食巳卯庚辰月食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與本監所推不合乞賜中秘曆書及國朝曆志准臣親督中官正周濂等及選諳曉本業善于推算者及今冬至以前詣觀象臺晨昏晝夜推測日景赤道黃道中星分秒日記月書候至來年冬至以驗之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食合朔弦望併日躔月離黃

赤二道及昏旦夜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索羅睺
訂都等類視元辛巳果否有差備錄上之并延訪知
曆理善立差法之人令其叅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
歲差以成一代之制下禮部議請如所奏得旨允其
測候訪取秘書報罷

欽大監監正黃公愷志銘

楊榮

曆象授時從古帝王所重肆國朝申命厥官尤致謹
焉其或學之弗專且精而於推測或昧焉則弗足以
盡敬天勤民之道惟得人以任其職則天象明而人
時定其有補於政治非小也故奉政大夫欽天監正
黃愷濟民可謂專其業而精其術者矣濟民之先爲
鄴之古蕩人始祖泓仕東晉爲太史令後世遂以星
曆名家高祖清曾祖秉彝俱有隱德祖尹中仕元爲
彰德長官父諱榮洪武中任彰德府陰陽正術積德
行善人以長者稱母雷氏有懿行歲戊午二月二十

有八日生濟民於湯陰之尊貴鄉自少明敏簡重嗜
學忘倦凡陰陽曆數諸書悉皆通曉父嘗攜其中之
秘奧以難之剖答明快略無疑滯父喜語所親者曰
他日與吾門者必是子也其孝敬出於天性事二親
承顏順志務得其歡心出告反面雖祁寒暑雨未嘗
暫違父遘疾躬侍湯藥日夕不離左右疾革稽顙北
辰願以身代父疾果愈人以為孝感所致父歿哀毀
骨立葬祭以禮歲時伏臘俯仰拜奠無異生時嘗自
泣嘆曰吾父弗逮終養幸吾母存猶得以致其孝道
事之愈謹其處宗黨侍親屬接賓朋篤於信義凡
不替歲乙亥被徵入欽天監無何授五官司曆轉保
章正遷夏官正又進為監副先後三十餘年敬慎小
心夙夜匪懈用是上契 聖心寵任益隆及擢為監
正祇勤如初尤好善喜施薦拔士類獎勵後進惟恐
不及洪熙紀元 仁廟上賓 宣宗皇帝嗣位召問
山陵之事條對稱旨受白金綵帛之賜宣德辛亥蒙
賜詔命階奉議大夫又推恩贈父如其官母為宜人
乙卯冬九載秩滿加授奉政大夫食正四品祿仍掌
監事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卒于官年六十

欽天監副貝琳傳

陳鎬

貝琳字宗器號竹溪先世家浙之定海洪武初以戎籍居金陵琳幼業儒慕天官學遂學象數于何司曆盡得其秘後被薦充天文生例除戎籍正統景泰間從征迤北及兩廣占候有功授欽天監漏刻博士天順初玄象示警英宗召見便殿奏對稱旨賜白金文綺尋陞五官靈臺郎成化戊子因灾異上言君能修德格天則災變爲祥若高宗雒鼎宣王旱魃皆因灾知懼卒成中興之美且條陳弭變圖治六事言多可采識者以爲克舉司天之職庚寅陞監副壬辰改

南京凡十九年卒平生究心數學刊校回回曆臺曆
百中經諸書居家孝友與弟珙南北異地者三十年
及南改復治第同居庭產嘉瓜並蒂士大夫以爲雍
睦之應云

欽天監漏刻博士朱裕傳

正德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朔先是欽天監漏刻博士
朱裕請修改曆法上疏曰歲差之法唐一行以八十
三年差一度宋紀七十八年差一度虞喜五十年差
一度何承天以爲不及倍其年而反不及劉焯取二
家中數七十五年差一度俱爲未密至元大史令王
恂郭守敬等參考修正以辛巳爲授時曆元比漢唐
宋曆最爲精密但距今二百三十七年曆歲旣久不
能無差故推算日月交食五星躔度屢有差失況回
回曆自開皇巳未至今九百餘年亦有疎舛連年推

論歲
差法

算日月交食算多食少時刻分秒與天不合赤道歲差一分五十秒距今正德辛巳該差三百六十分黃道歲差一分三十八秒半經今當差三百三十二分四十秒此卽損益之數若不量加損益將來愈久愈差乞勅禮部會議簡命文職大臣一員督本監堂上官總理其事令本監曆科官生半推古法半推新法兩相交驗奚疎奚密孰是孰非觀象臺測驗黃道赤道度分若干日月五星躔度疎密漏刻科推測昏旦中星調品晝夜壺漏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回回科推驗西域九執曆法仍遣官至南

京及浙江諸省候土圭以測今時與至元天道修短若干節氣早晚何如衆途同歸方可成曆則交食正儀象可驗七政可齊而天下可合事下禮部看詳以爲星曆之學必得明天人之理如郭守敬許衡之流斯可以任考驗之責今裕及欽天監官曆法未必皆精難遽委以是任今十月望月食分秒時刻中官正周濂等所推算與古法及裕所奏各不同本部請候至期驗看上請裁定旣而濂等言漢劉洪造乾象曆始覺歲周餘分大強減二千五百爲四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沖之以天爲天以歲爲

歲謂歲當有差因立歲差法元許衡王恂郭守敬等
造授時曆宗而用之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浸
弱天周浸強強弱相減得日躔歲退之差一分五十
秒名曰歲差乃今歲冬至歷來歲冬至不及天一分
五十秒歷六十六年有奇而日退天一度所謂差也
考元至元辛巳歲在天正冬至氣應五十五日六百
分命得巳未日丑初二刻日躔赤道箕宿十度黃道
箕宿九度二十二分一十七秒爲授時曆元推驗之
精未有出於此者但用之年久歲差退移天度太遠
致有差失臣考元至正戊子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

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二分九十八秒永樂
乙未冬至赤道歲差退天一度五十秒黃道歲差退
天九十二分八十八秒成化辛丑赤道歲差退天九
十九分黃道歲差退天九十一分四十二秒今正德
乙亥距至元辛巳二百三十五年赤道歲差當退天
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黃道歲差當退天三度二十
五分七十四秒未經改正則推步豈能合於天道臣
將歲差之術參詳較驗考得正德丙子歲在天正冬
至氣應二十七日四百七十五分命得辛卯丑初刻
日躔赤道箕宿六度四十七分五十秒黃道箕宿五

度九十六分四十三秒爲曆元不用古法積年別作一算起每一年加一算仍減一用之其中節分數目俱自此始其氣應閏應轉應交應并周天黃道二十八宿十二宮次分界宿度分秒諸類曆法立成悉從歲差隨時改正則推步無不合矣授時立議云曆法疎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食有淺深取其密合不容偶然推演加時必本於躔離朏朧考求食分必本於距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其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行而日

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爲一會交直之道有陽曆陰曆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同人日高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合朔旣正則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自詩書春秋及三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旣往則行之悠久自可無弊乞勅禮部堂上官一員并本監堂上官董理其事再選官生二三人與臣等上自至元辛巳爲始下至戊子未來爲終通計二百四十八年將日月交食用古法與新法逐一推算考驗精密庶合於天亦下禮部看詳

以濂等所推近是但定曆授時乃朝廷重典未可輕議請今後凡遇日月交食本監官生一依古法推算如或未當暫免參究本監仍於官生內推選精通歷學者四五人同濂等以新法推算彼此參驗至於數年果有定則別爲奏請從之

天文生張陞傳

成化十九年三月乙卯先是欽天監天文生張陞奏以曆測象從古爲然然曆法一定而天運不齊故自何承天唐一行以及蔡伯靜皆有歲差之法求與天合至元王恂立辛巳曆元以爲七十二年差一度我國家因而用之至今二百餘年以赤道歲消一分五十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分以黃道歲消一分三十八秒五十微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二百七十七分以冬至歲消一分六十五秒爲言則二百年該消三百三十分此天運不齊之數而占候者不立新法

徒泥古法宜其差也臣見今三月十七日曉刻月食以古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八十八秒月未入見食八分四十一秒月已入不見食三分四十七秒以臣新法占則食一十一分四十秒與古法差三分七秒誠宜重訂 法以示天下臣不自量欲以辛丑起曆元用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中積分比授時曆稍加損益爲大明萬年曆庶占候之際不致有誤奏下禮部移文欽天監勘報而欽天監以爲測驗月食分秒遲速雖與陞新法合然古法係祖宗時所制不可不遵且南北地形不同而測驗當

隨之其新法在京師候之雖若是使在河南未必不差古法在河南候之固無差而在京師宜有不合且正統年間漏刻博士馬軾亦嘗以是爲言 英宗不允云臣下非有通博之學精切之見未可肆一己之說而輒變舊章也於是陞奏不行

張中傳 數學附

宋 濂

張中字景華臨川人也少習儒以春秋應進士舉不
中遂放情山水歷遊江右諸郡遇異人授以太極數
學談禍福多驗時天下大亂歸隱莫府山與人言避
兵之方從之者吉違則凶歲壬寅春正月 上帥師
下豫章御史大夫鄧愈侍 上左右因薦中遣使者
召至賜之坐問曰予定豫章兵不血刃市不易肆生
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未也旦夕此地當流血廬舍
焚燬殆盡缺柱觀亦化爲灰燼惟一殿巋然存耳夏
四月指揮使康泰反一如中言中自是寵遇有加且

言國中大臣將有變 上宜預防秋七月平章邵榮
叅政趙繼祖伏甲北門欲爲亂事覺伏誅歲癸卯夏
五月癸未 上祭山川百神於覆舟山下問中曰此
行何如中對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祀畢 上欲
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若拜是日中原贊名馬
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省署內當有震驚城中亦擾
擾但於 上無傷耳六月丁未忠勤樓災藥砲藏樓
中遇火怒激如雷省署與樓連內外咸恐僞漢陳友
諒圍我豫章三月不解秋七月癸酉 上舉兵伐之
召問中中對曰五十日當大勝亥子之日獲其首領

必在南康 上因命中從行舟次孤山無風弗
能進中曰臣頗習洞玄法當爲祭之祭已風大作遂
達彭蠡湖已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遇春深
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僉以爲不可救中曰勿
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僞吳王陳
友仁及將士溺死者無算八月壬戌復大戰流屍蔽
江陳友諒中飛矢卒癸亥降其衆五萬自癸酉至癸
亥僅五旬唯南康與康郎山小異爾初豫章受圍
上問何日圍解中對曰當在七月丙戌暨報至乃乙
酉蓋日官算曆是月常差一日實在丙戌解去其他

奇中往往類此中爲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鍤冠人因號曰鍤冠子云 贊曰濂數與中游見其人類陽狂玩世者與之語稍涉倫理輒亂以他言竟莫測其故甲辰夏五月同列二博士有咈 上意方杜門待罪中叩二人所生年捉筆作點點狀如計數者良久笑曰不遠復期在七月五日濂書而識之至六月之晦有旨令二人復官頗疑其術之未盡驗及獲見上謝則中所期也中之術亦異哉 上嘗親疏十事命濂作傳藏金匱中後六年覩遺稿於故篋因繕錄之而并紀所識之事云

皇甫仲和事蹟

上占驗

王 鏊

皇甫仲和河南睢州人精天文推步之學 文皇北征袁忠徹以相仲和以占從 一日師至漠北不見虜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何方曰自東南勝負如何曰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和之言 上怒曰汝二人朋比欺我乎卽械之曰今日虜不至二人皆死乃命狗太監往哨之日中不至復召二人占對如初頃之太監奔告曰虜大至矣時初得安南神鎗虜一人直前卽以神鎗衝之二虜直前復以神鎗中之虜按兵不動頃

之虜衆齊發 上登高望之召總兵譚廣曰東南不可却乎廣率精兵舞牌斫其馬足虜稍却已而疾風揚沙兩不相見虜引去詔欲乘彼引還二人曰不可明日虜必來降從容而去明日虜果詣軍門納款曰不知乘輿在是賜以幣帛乃還正統十四年仲和老矣大學士曹鼐與隣時有旨親征鼐急歸召仲和與議曰胡王兩尚書率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皆動矣曰事將若何仲和曰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曰已有旨某監國仲和曰不如立儲君而後行曰東駕幼且未易立也仲和曰恐終不免于立土木之難虜騎逼城下城中皆哭仲和登高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曰然曰大將氣至虜將退矣明日楊洪自宣府 自大同將兵入援虜遂遁仲和一日出朝有衛士見之曰願爲我相之仲和不肯固請之仲和曰若不能正內何相爲衛士怒曰何以知吾不能正內也曰汝不有妻妾乎曰然曰二人在家正相聞不解衛士不信至其家固然後人問仲和何以知之終不言所以堂上官固問之乃曰彼問時見屋上兩鵲正相聞是以知之其術如此

胡弘傳

附

寧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游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叅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翥筮得復之六

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阻皆不以爲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人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科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連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山陰雲淵周子述學傳

雲淵子越山陰里人先世汝南從南渡族於越代有
聞人子生其父郡博士名之曰述學字繼志蓋祝以
述道學繼聖志云後別號雲淵子子資睿才閎素負
經濟尤邃於易曆居嘗曰易天道也曆之元也知曆
斯知天知天斯知易而曆法乃寥寥莫傳哉爰南遊
吳北遊燕徧誦業天官氏之術聞郭太史弧矢法以
圓求圓循弦宛轉極與天肖視諸古名人用方規圓
法爲最善名曰弧矢經時荆川唐太史博研古算箬
溪顧司馬精演例法欲求弧矢經而不可得見子竭

其心思撰補弧矢又續中經纂曆議集曆草而曆法遂為完書然此特經法也可以測交蝕未可以測凌犯國初天竺貢馬哈麻緯法以步五星第中西異術經緯難通子則曰天一也法惡得二乃以中國之算法測西占之凌犯經緯分而可合郭馬異而可同前無古往後無今來矣先儒讚堯夫差法冠絕古今余於雲淵曆亦云有欲欽天授時舍是法奚適焉吁嘻雲淵世豈無子雲哉子知天又知易矣故其生平著述較圖書較理論以彰易之體極爻象著易義以達易之用集京邵之文諧元韻之聲用占經世象告

凶而易一天周子心一易矣其他輯會占而叅以命法纂通志而徵以世紀準晷極而定度里之數本山河而序流峙之支水陸遠近有程以備行兵迂直都省區域有界以表守國形勝星命砂水太乙六壬遁甲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靡不洞其玄微闡其秘旨作有成書是皆易之緒餘而足以資經濟詎曰占算云乎哉合所纂撰凡千餘卷總而題曰神道大編夫編曷為神也余聞周子之於道星變譚之關帥遁甲授之呂僊經疑啓於元靈附耳曆訣悟牖風展書事亦詢神矣編宜以神題余又聞周子薊鎮著布

伏之奇功柯梅效火攻之偉績天長決勝飛蘭擒叛
冒砒毒遭橫兵罹颶風迫倭刃俱幸無恙而其得於
神助者多甚子蓋貫天人徹幽明而學有實際者乎
乃生不逢年會我 國家熙洽有志莫售抱道自怡
布衣泉石逍遙湖海所謂隱君子者非邪豈用不在
一時而在異日與抑神界之闡易開來以翊 聖明
之設教與

全景明先生寅傳

占驗

程敏政

全先生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聰警失明無所事
事乃受易師學悉究義經畫外之旨而以京房斷占
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景明與俱三邊吏士
有問身体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景明決之由是全
先生之名聞四方巳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
北狩陰遣使命鎮守中貴人裴當問景明景明筮得
乾之初九附奏曰庚午歲仲秋車駕當還還後七八
年必復辟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
雲中賢景明引爲上賓動必咨之暨 景帝嗣位虜

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略薦以自輔景明
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亨召景明問
計景明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之必克虜
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
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朝廷持不敢發景明力言
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國返失迎奉之禮獨不
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于公協議遣使虜果奉乘
輿來歸實庚午秋也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三年
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洶忠一日屏人請筮景
明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死不足贖忠懼而佯狂

爲風狀兩宮乃安忠後伏誅如景明言景帝之
豫也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景明亟言于亨曰公國
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大
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英廟復辟將官景明景明
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八文
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
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將出蒞徐州上曰全寅得
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景明復固辭
不允景明見亨寵位已極每因筮以持滿之道反覆
戒之弗納卒及于禍景明當景泰天順間名公卿大

夫無不延接者然一語不及私事惟抑邪與正濟顛
扶危可致力則諄諄不少回避遇古今圖史及異書
必令人傍誦聽之至老不倦又緣名字之義自號啓
陽今八十有六歲尚康強無恙三子長鑿以材武自
見官錦衣衛百戶次瑩治易爲進士業次銳以善書
隸中書舍人 論曰昔嚴君平卜筮與人子言依于
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
以善蓋賢而隱于卜肆者也若仝景明先生固聞君
平之風而有慕焉者歟其禮于名流不浼于權貴壽
而有子老于 聖世非倖也彼司馬季主不見知于
身是實詎郭景純不免于王毅之難其術精矣而其
所得又景明之所不滿者歟

仝寅

山西安邑仝寅少瞽學易卜筮以京房斷占輒奇中
正統中隨父清大同裕陵北狩令大同守闔裴當問
仝筮得乾之復寅密附奏曰大吉夫四初應也初潛
四躍明年歲在午其于庚午躍候也庚更新也龍歲
一躍秋潛秋躍浹歲也明年秋駕當復矣繇勿用應
或之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
四近五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

也午奮于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也其當九年之後歲丁丑月寅日午合於壬乎裕陵心識之寅至京也先犯京城將官召寅筮曰虜無能爲彼驕我驍戰必勝虜果敗庚午也先行成朝議未堅決寅勸石亨協謀于少保迎駕駕至以太上皇居南城已而錦衣使盧忠上變告密筮寅所寅佯不知者驚曰是何占也而凶若是不滅族且殺身禍已種矣柰何忠大懼佯狂事得不竟忠卒坐誅丁丑正月壬午 駕出南城登極召欲官寅辭乃範金陰陽神靈四字爲筮錢十有八貯之牙盒賜之會清以指揮出蒞徐州 上留寅京師授錦衣百戶寅又辭不允時石大貴幸寅每筮戒以持滿石不悟及禍公卿大夫喜接寅寅語不及私大抵抑邪與正拯人顛阨年九十卒

錦衣衛全百戶墓志銘

翁諱寅字景明姓全氏別號敬庵其先本山西安邑人在勝國時有爲行軍斷事者翁之高祖也曾祖諱均道祖諱仲敬大同高山衛總管父諱清義勇後衛指揮僉事翁生十二年而喪明其父令擇所行事曰

必也卜者吾見瞽者有之其禮于士大夫者必以卜
爲其道者也遂從日者游與之言意便開發未盡一
月盡能誦其師之所習其師謝遣之更從其舅氏受
周易旁通祿命之言耳所瞽聞強記不忘其舅氏亦
異之時尚在安邑也已而隨其父于大同聞有精于
其術者輒往叩之談理皆出其下然猶未能自信試
爲人卜皆奇中名聲蹶然起趨者如市時定襄伯郭
登守大同會當行邊謀報虜且至扶箕許之出翁獨
以爲不可或曰神固許之是瞽者焉能知軍事且業
已部分諸將矣勢不可止遂往不及二十里虜伏發

直定襄幾不免始悔不用翁言於是大同人謹傳
以爲神忠國公石亨時爲叅將尤篤信之虜嘗入黑
山峪亨疑衆寡不敵不敢出令作卦翁曰此行當大
捷已而果然亨之入典兵務也載與俱來次代州翁
教之速驅且曰否者必有變遂發代州明日虜聞之
來追已不及矣一日在行營晨起謂亨曰今日當有
小故但不知其應如何言未旣大雨山下水涌起漂
輜重并失印所在翁言當在東南樹下亨遣人從求
之果得印旣至京師亨每事必咨焉先是 英廟雅
知翁名天順初元欲畀之官以疾辭遂有魚牙酒盃

若金幣之賜是年冬其父調徐州衛翁侍行 上聞之召還授錦衣衛百戶仍賜彩幣慰留之翁爲人觥觥有直氣當石氏之用事也多有藉聲勢張皇者翁獨明於幾先故不與其禍雖有言終得自明比卒之日裁去其祿其所交多當世公卿貴人有就之卜者據案抗言必盡其意而後已然晚年占要驗乃異前日豈其少時值功名之會固若有神物以啓其衷者耶翁以弘治九年七月二十八日卒春秋八十有三

廖均卿傳

地理

廖均卿江西人精地理 成祖擇壽陵久不得吉壤永樂七年 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祖以均卿至昌平縣徧閱諸山得縣東黃土山最吉 成祖卽日臨視定議封爲天壽山命武義伯王通等董役授均卿官或曰定長陵者王府尹也亡其名亦不知何許人

廣雅

卷之七十九

二十七



